

法轮功学员参加西雅图海洋节大游行

【明慧网】美国西海岸最大的节庆活动之一——夏季海洋节“炬光”大游行，2013 年 7 月 27 日晚在西雅图市中心隆重登场。今年的第 64 届海洋节大游行有 106 个团体参加。法轮功队伍由气势宏大的“大法船”花车、舞狮、鼓队，以及功法演示组成，深受观众欢迎。这是法轮功团队第 9 年应邀参加该游行。

当法轮功学员的“大法船”花车驶过时，观众热情高涨，他们对着法轮功队伍欢呼、鼓掌、学“法船”上学员的炼功动作。

当晚大约有 30 万现场观众和 70 万电视观众观看了游行。◇



北京街头的“退党声明”

【明慧网】每年的 7 月 1 日，中共都在宣扬、庆祝其所谓“建党日”，然而今年的这一天，在北京立水桥旁一处拆迁遗址的残垣断壁上，赫然出现了一张退党声明，全文如下：“王江声明 即日起本人自愿退出中国共产党组织。2013.7.1”。

这篇声明非常显眼地贴在北京立水桥下一处红绿灯路口处，路过的车辆看得清清楚楚。立水桥位于北京朝阳区和昌平区的交界处，车流十分密集，以往这样的声明一出现，就会立即被拿掉。而二十多天来，这篇声明却似乎被清洁工人“忽略”了。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开始觉醒，知道了中共邪党独裁、腐败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从这篇退党声明就可以看出中共邪党已经失去民心。◇

一个肾移植者证实： 所摘器官是法轮功学员的

【明慧网】在北京周边某市有一个肾移植者，与一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是好朋友。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的罪行曝光后，这位法轮功学员问他：“你知不知道所摘器官是谁的？”他说：“知道，是法轮功学员的，是一个 23 岁小伙子的。”这位法轮功学员听后非常震惊，于是又详细地问了一些情况。

那是在 2004 年，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得了肾衰竭，在当地医院做透析。一天，他遇到一个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朋友刘某某。这个朋友当时就介绍他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做肾移植手术。

这个人去了北医三院。他说：这个医院的大屏幕上展现的是该医院成功移植器官多少多少例，肝多少例，肾多少例，心脏多少例（这些具体数字该人记不清了，中共活摘器官的事被揭露出来后，该院大屏幕上这些内容就被删除了）。当时在医院住院准备做移植手术的有几十人，都是等着做不同的器官移植的。他住院大约一星期左右，就和另一个换肾的人同时被医院拉到了山东日照某医院换肾。当时医院告诉说肾源是“死刑犯”的。但是后来都知道是法轮功学员的。

据这个人说：当时这个医院有几十人同时做不同的器官移植手术。做完后没几天，患者身体还没恢复好，就被撵出院了。因为医院又来了一批准备做移植手术的患者。这个医院当时就是这样一批接一批地做。◇



奥地利法轮功学员曼多哲

奥地利的曼多哲：坚信法轮大法是正道

的屋里发现了《转法轮》，这本书是他妈妈两年前在德国汉堡遇到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出于兴趣带回来的，搁置一旁直到被儿子发现。

翻开《转法轮》一读，曼多哲就笑了，因为他马上意识到他找到了自己要寻找的大道。他上网找到法轮大法网站，找到他所在城市炼功点联系人的电话，打电话过去说要学功。就这样曼多哲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问及法轮功现在对他意味着什么，曼多哲果断地回

答说：“法轮功是我的生命。法轮功让我知道我是谁、怎么做真正的自己。”

曼多哲说自己五年前刚开始修炼几周后就开始参与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活动了。问及他最开始知道法轮功被中共流氓政权迫害时的感受，他说：

“我在网上看到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几幅画，我感到很震撼，画面上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让我即刻想到耶稣基督和其他被迫害的圣人，让我想到恶者出于无知在迫害神明。我心里感到非常悲伤，同时又感到些许欣喜，因为我看到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没有屈服、没有害怕，仍然坚持做他们自己、坚持走自己的路不动摇，这给我很大的激励和力量，鼓励我象他们那样保持勇气。我坚信自己找到的法轮大法是正信、是正道。”◇



油画《正义之场》，董锡强。十多年来，无论酷暑炎炎，还是风雪交加，一群老妈妈坚持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炼功，向世人展示法轮功学员的理性、祥和和善良，让人们知道法轮大法好，希望尽早结束这场严酷迫害。

【明慧网】笑起来阳光灿烂的奥地利青年曼多哲（Mendoza）26岁，父亲是奥地利人，母亲是墨西哥裔奥地利人，他会说德语、西班牙语和英语等多种语言，修炼法轮功已经5年了。

接触法轮功之前曼多哲曾练了1年太极，他本想寻找一门能够内修的功法，但发现太极只是教人动作，失望中他的太极练习停下了。5年前的5月13日，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妈妈

修法轮大法 我摆脱了“不死的癌症”

【明慧网】19年前，在一次事故中我的大腿骨折，动静脉断裂，在医院手术做了将近7个小时，输血3200毫升，临出院前检查时发现是无菌型缺血性股骨头坏死（原因是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听到这一诊断我如雷轰顶，我知道这种病的严重后果，那是不死的癌症。

我才40多岁，孩子又小，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我痛苦万分，吃不好睡不好，由于着急上火又得了泌尿系统感染，尿血，急性肾盂肾炎。受病痛的折磨身体和脸部臃肿，头发花白，40多岁的人却象60多岁。一家之主啥也不能干了，家里外面的担子都压在妻子一个人身上，活着有愧呀！我不甘心，我去医院买药，打听偏方，朋友介绍学练气功（以前根本不相信），找气功师调病，每次都是

怀着希望而去，却失望而归。好顿折腾也没什么效果，最后也就泄气了。

97年7月朋友来我家串门，劝我修炼法轮大法，劝了3次，我才表示愿意炼，他把《转法轮》送给了我。

刚走入修炼，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凡是有病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反应重，有的反应轻。我也没有治病的心，只知道看书炼功。很快我扔掉了双拐，身体轻飘飘的，我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

我家开了一个小店，负责给顾客代充液化气，要去顾客家取罐，灌完气再给送去。充满气的罐重63斤扛到六楼，年轻人都受不了，而我一个50多岁的人不冒汗，稍微有点喘，人们都称赞我的身体好，这都得益于修炼大法。第一次送罐时，老伴担心地问：“你的股骨能行吗？”我说：

“没事，修大法早好了。”以后她再也不问了。一次我外出办事，遇到我们单位一个同事老远地喊我，到了跟前他说：“我看了老半天才认出来是你，咋整得年轻了？你的腿好了？不拄拐了？”我说：“全好了。”他问：“在哪治的？”我说：“是修炼法轮功好的。”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我告诉他是真的。他说：“这么神？”我说：“修大法就是神奇，得真修，按大法要求去做就会有神奇出现。”我告诉他给顾客灌气连取再送对于我来说神不神？他说：“真神了。”他接着说：“你刚出院那几年简直不成模样，没想这几年变化这么大，法轮功真了不得。”我给他讲了我修炼大法的事和共产（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他说：“别听（中共）那些，好好炼吧。”◇

四川省广安市政法委黑恶势力恶行综述（5）

前言：四川广安市包括广安区、华蓥市、武胜县、岳池县、邻水县，这里不但是中共邓姓魁首的老巢；也是中共原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网络培植帮凶的窝点之一。所以此地政法委不但以弥天谎言祸乱广安数百万民众，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也是邪招百出。法轮功学员曹平、李新奇、张吉安、唐九力、段远乐、雷立春等六人被迫害致死。

五、二零一一年：三十几人被绑架到洗脑班，一人被枉法冤判，二人被枉法批捕。

◇邻水县法轮功学员陈兵，于二零一一年十月十四日被邻水县国保副大队长洪英、鼎屏镇派出所恶警邱某，双河口居委会主任游红、组长侯玉华等绑架到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一年四月四日，成都市锦江区大法弟张承琼，女，二十七岁，跟丈夫到老家广安给嫂子贺寿，被国保大队长王宏伟等绑架到广安区看守所。

◇二零一一年五月八日，广安代市镇派出所恶警王安远等人闯入夜花村，绑架了七十五岁的法轮功学员曾祥友。这是恶警王安远在一个多月内第三次绑架老人。被光明居委方发泰、李朋辉两恶人抓住殴打，二恶人将老人双手反扭到背后死命掐住，挥舞拳头暴打曾祥友老人。

◇二零一一年八月底后，法轮功学员潘建群被恶人王志海等，从成都绑架到武胜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华蓥市双河镇人员、华蓥市政法委王志海等人将彭栋莲绑架到武胜县洗脑班迫害。

六、二零一二年：绑架二十九人，二人失踪，一人被非法开庭

二零一二年四月底，广安政法委、六一零恶人：杜月平、黄光明、陈吉政、熊昌勇、舒翠华等于二零一二年五月再次办洗脑班。并开始大肆绑架广安法轮功学员。

◇岳池九龙镇法轮功学员张福

玉在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被岳池九龙镇中共邪党副书记、张小林、刘芳丽、唐华等七个恶人绑架到武胜洗脑班迫害至今。

◇二零一二年五月三日，广安市气象局人员通知法轮功学员罗洪勤到办公室开会，罗洪勤刚到会议室，就被几个人强行绑架到广安市武胜洗脑班。

◇五月三、四日期间，城南万盛办事处唐进军、安龙居委会一伙不法之徒，在法轮功学员胡修春家围困了一天一夜。威胁她的母亲要把胡修春交出来，强迫她母亲开门。吓得七十岁的老人带着五岁的小孙女，外出躲避不敢回家。恶徒还把张世英家的防盗门的内视镜撬了，妄想随时绑架她，迫使张世英有家不能归。

◇五月四日早晨，广安华蓥市法轮功学员邓启兴，被华蓥市公安局九名警察从家中绑架到武胜洗脑班迫害。华蓥市政法委王天明、王志海、胡利莎、罗永莲均参与了迫害。

◇华蓥市禄市镇法轮功学员李正海，于五月四日凌晨五点钟左右，被华蓥市公安局 610 伙同禄市镇的邪恶之徒绑架到武胜洗脑班迫害。恶警用各种暴力殴打、不让睡觉、不准坐等邪恶手段迫害李正海。

◇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早晨七点钟左右，广安区万盛街道办事处万盛居委会李青春等伙同数名恶警野蛮地撬开法轮功学员陈万琼的防盗门，强行绑架了陈万琼，送广安武胜的洗脑班迫害。

◇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下午，邻水县法轮功学员包明全外出时，被蹲坑的恶人劫持到武胜县洗脑班。

◇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清晨七点左右，邻水县鼎屏镇法轮功学员李坤菊，被突然闯入家中的五、六个便衣强行绑架，送武胜县洗脑班迫害。

◇武胜县法轮功学员刘禄兰，武胜县龙女小学退休教师，二零一二年八月十五日在家中被绑架。◇

湖北麻城恶警程涛遭恶报暴死

（明慧网通讯员湖北报道）近日，《新华网》、《湖北新闻网》、《鄂东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麻城警察程涛“因公牺牲”的消息，麻城很多知情人摇头叹息：“唉，造孽呀！”

程涛，麻城市警察，1963 年出生，2013 年 6 月 23 日晚，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死亡，年仅五十岁。此前的 2007 年暑假时，程涛十几岁的儿子溺死，程涛的原配妻子不堪程涛家暴，儿子死后，与他离婚，现任妻子三十多岁，生的小孩才一岁多。中年丧子、幼年丧父、青年丧夫，人生之三大不幸降临程家，实在令人叹息。那么程涛到底造了什么大孽呢？

2007 年，程涛任麻城市龙池桥派出所所长，2007 年 6 月 22 日晚 11 时至凌晨 4 点，麻城“六一零”

（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国安纠集公安、各乡镇派出所及交警，约一百多人，在全市及乡镇绑架法轮功学员。此次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二十余人，其中白自健妻子张水英阻止恶警施暴，三次被恶警电棍打昏。这次大抓捕后不到一个月，程涛的儿子，在麻城一中读高二，放暑假游泳淹死了。

《新华网》报道程涛“投身公安献忠诚”，多次被评为“优秀法制员”。耀眼的“荣誉”是建立在“党叫打人、抓人就打人、抓人”的基础上，所以，这“荣誉”象火柴的光亮，瞬间即过，留给程涛及其亲友的是永远无法弥补的痛。

程涛实践了他入党时的毒誓，把生命献给了邪党。程涛正是忠诚邪党，盲目地执行对法轮功的迫害，才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

新华社记者的造假“任务”

河北省任丘市的法轮功学员袁玉阁，曾揭露过中央电视台三台及任丘市电视台对有关她个人的报导失真的事情。中央电视三台于1999年8月10日左右报导了如下内容：袁玉阁，河北省任丘市人，因炼法轮功走火入魔，精神失常，抱着孩子一起跳进了白马河。

袁玉阁自己澄清说，“1998年某日，我骑自行车接在东关上学的10岁的儿子回家，路过通向白马河的小沟上的一个小土桥，桥上没有栏杆，当时放学的孩子很多，自行车又没闸，因躲孩子掉在桥下的土坡上。当时骑的自行车是借的本村老黑大伯的，有许多人在场，有史胡村诊所医生，这个诊所就在小桥北几米。”但是，记者为了编造打压法轮功的素材，把采访袁玉阁本人时的原话全部改动，编造弥天大谎说：“袁玉阁学炼法轮功走火入魔，抱着孩子跳进白马河。”袁玉阁事后问来问记者，电台报导失



象中共历次整人运动一样，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是以舆论抹黑开路。1999年大陆媒体充斥着“自杀”、“杀人”等诬蔑法轮功的“新闻”，号称“1400例”。

真，你得有职业道德，该记者回答说，“上级有任务，完不成任务没有奖金。”

记者的良心哪里去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哪里去了？造假文化已经成了中国社会的癌症和毒瘤。人们在纳闷，为什么中国的假冒伪劣层出不穷，为什么有人敢往婴儿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为什么新华社的记者会“堂堂正正”造大假……是啊，太多的为什么，中共到底要把这个民族引向何方呢？

道德是抽象的，然而，却又是最实在的，体现在生活中的每个人、每件事上。假新闻和有毒食品都只是表象，更深层原因是中国社会的道德被中共毒害了。

抛弃中共，重拾传统道德，对中华民族来说，从来没有这么紧迫过。（文/何远村）◇

闲话“自动退团”

面临全球退党（团、队）大潮，有人提出，我不交党、团费，早就自动退党、退团、退队了，还用退吗？

你看，“自动退”，那个“自动”就说明不是您“主动”退的。而且，这个“自动”还是中共自己规定的。说个笑话，如果哪天中共宣布“自动”退团的全部恢复团籍，您不又是团员了吗？所以，只有“主动”退出，才是您从心里真正退出了。

您知道吗？您加入党团队时，在血（红）旗面前，发了把生命献给中共邪党的毒誓，就是把生命交给它了，就被打上“兽记”，就是邪党的一分子，您不声明退出，就抹不掉“兽记”，邪党解体时您就会受到牵连。所谓的自动退队、退团那是人世间的中共组织形式认可的，不是神认可的。所以凡是入过党团队等组织的人都要主动声明退出来，有行为的表示才能除掉这么大的毒誓，才能在天灭中共的时候保住性命！

郑板桥早年家贫，一年除夕，他去屠户那里赊了一个猪头回来，正想下锅，屠户贪利，又欺他穷，就赶过来把猪头要了回去，高价卖给了别人。为此，郑板桥一直记恨在心。

后来，郑板桥到山东范县做官，特别规定屠户不准卖猪头，以示对屠户的惩罚。夫人闻之，感到丈夫处事不当，就想了一个办法规劝丈夫收回规定。

一天，夫人捉到一只老鼠，就用绳子绑住，吊在房间里。夜里老鼠不住地挣扎，郑板桥一宿都没有睡好觉，便埋怨夫人。夫人说，她小时候好不容易做了件新衣裳，被老鼠咬坏了，这也是对老鼠的惩罚。郑板桥听后，笑道：“兴化的老鼠咬坏你的衣

郑板桥知错就改



裳，又不是山东的，你恨它是何道理？”夫人说：“你不是也恨范县杀猪的吗？”郑板桥恍然大悟，表示要知错就改，收回规定，并且吟诗一首：

“贤内忠言实难求，板桥做事理不周。屠夫势利虽可恶，为官不应记私仇。”

古代的人读圣贤书，追求做正人君子、圣贤者，向道德高人看齐，遇到矛盾、问题会自觉地向内找，“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知错就改，谁也不会说这人不好，反而会认为有度量，道德高尚。今天的中国人不是这样，被迫接受的是中共党文化教育，读的是被用谎言与暴力编写的教科书，遇到矛盾、问题只会找别人的不是，用争斗的办法解决问题，对的永远是自己，错的永远是别人，无理也要犟三分。和中国古代承传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相比较，正与邪，是与非，一目了然。◇